

Innovative Path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Gold Standard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English Enabled by Digital Intelligence

Ting Shen

Tianji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College,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Gold Standard Courses”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of current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and its necessity is reflected in multiple aspects. This paper will elaborate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he professional attributes of English, the four core literaci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o analyze the necessity of building “Gold Standard Courses”. Meanwhile, it will propose innovative paths, including reconstructing course objectives, optimizing teaching content, adopting the “PLEASURE”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l, and innovating the four-dimensional evaluation system. Through the systematic approach, the problem of the separation between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 in traditional teaching can be addressed, the gap between enterprises’ demands for transitioning from “basic reading” to “composite application ability” can be bridge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al goals can be achieved.

Keywords

Digital intelligence empowerment, “Gold Standard Courses” construction, Core literacy

数智赋能高职英语“金课”建设的创新路径

沈婷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天津 300350

摘要

高职英语“金课”建设是当前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其必要性体现在多个方面。本文将从英语的职业属性、2021年课程标准对应的四大核心素养以及产教融合三个角度进行详细阐述,分析高职英语“金课”建设的必要性,同时提出高职英语金课建设的创新路径,以“三链”驱动重构课程目标,以岗课赛证融通优化教学内容,采用“PLEASURE”(乐学)创新教学模式以及四维革新评价体系。通过上述路径系统推进,解决传统教学“学用分离”问题,弥合企业从“基础阅读”向“复合应用能力”转变的需求,实现育人目标转型。

关键词

数智赋能; 金课建设; 核心素养

1 引言

文章对近十年的高职英语关于教学改革方面的论文进行检索,发现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维度:一、理论研究维度,涉及任务型教学法、翻转课堂等教学理论的探索与应

用;二、实践应用维度,涵盖课堂教学设计、课程改革、信息化教学(如混合式教学模式)等实证研究;三、教师发展维度,聚焦高职英语教师科研能力与教学能力提升及其职业发展路径;四、评价机制维度,探究教学评价体系与学生能力考核标准。

【课题项目】天津市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2025年度课题“三链四核”高职英语“金课”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25-H-042);天津市教育科学规划项目《课程思政及新课标双重背景下高职英语教育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项目编号:CJE210225)。

【作者简介】沈婷(1989-),女,中国辽宁沈阳人,硕士,讲师,从事职业教育;高职英语教学与研究。

当前,高职英语课程普遍存在定位模糊的问题,未能清晰界定其在职业教育类型教育中的独特属性。一方面,课程职业属性弱化,部分院校仍沿袭本科教学模式,过度强调语言知识的系统性与等级考试,与产业需求脱节,缺乏深度绑定。另一方面,职业化改革尝试往往流于表面(如仅在教材中简单增补专业词汇),未能系统构建真实的职业情境和完整的任务链条,导致学用分离。

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高等职业教育专科英语课程标准(2021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之前,刘黛琳提

出英语课程需服务于专业能力以及“基础英语+职场英语”的课程定位,避免“为语言而语言”的脱节^[1]。胡林逸提出高职英语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和外语职业能力,应当按照各专业的培养方案来安排教学内容,强化职场应用应用能力^[2]。“新课标”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体系,指导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公共基础课程改革和课程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文秋芳、张虹指出,“新课标”其中一大特色是突出高职英语的职业性^[3]。

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改革意见》,明确了“一体、两翼、五重点”的职业教育发展目标。五重点之一是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包括打造一批核心课程^[4]。“五金”建设作为现代教育体系的新基建,成为职业教育改革的关键。在“金课”建设要求下,高职英语教学从传统通用英语转向“职业能力导向”,强调“基础英语+行业英语+专业英语”的模块化设计。陈映丹提出构建思政育人、英语技能、岗位能力“三位一体”的高职实用英语课程改革新路径^[5]。庄新月提出在公共英语教学中以课程思政为改革核心,以四项学科核心素养为建设方向,从课堂教学、作业设计入手进行改革,培育出既有爱国思想又有全球视野的新时代人才^[6]。

综上,在“新课标”与“金课”建设的双重驱动下,学界对高职英语的模块化课程设计、职场应用能力培养、课程思政融入及核心素养落实等维度已有广泛探讨。然而,在数智时代,如何建设高职英语的“金课”亟待深入探索。

2 数智时代,高职英语“金课”建设的必要性

高职英语课程立足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产业发展需求,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充分发挥英语的工具属性与职业教育面向的岗位属性,切实落实“职教出海、教随产出”的根本任务。课程以持续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的外语素养为目标,将外语技能传授与专业知识能力培养有机融合,以外语能力赋能各类专业人才的成长,最终培养适应国际化发展需要的新时代复合型高技能人才。

2.1 职业属性的必然要求

从职业属性看,“金课”建设是确保高职英语教学贴合职场需求、服务职业发展的关键举措。“金课”从职业导向的教学内容、职业能力的综合培养、真实语境的语言实践和职业素养的价值融入四个方面解决了英语教学与专业脱节的问题,使英语真正成为学生职业发展的助力工具。“职场涉外沟通”位于中心位置,是核心素养的基础,因为这是高职英语课程与高职其他课程的首要区别特征^[7]。“金课”建设坚持以职业需求为导向,推动公共英语与行业英语有机结合,并依据学生专业特点调整教学内容,实现英语教学与职业情境紧密对接,显著提升学习的实用性和有效性。在注重语言技能的同时,“金课”还着力培养学生的职场综合素

养,包括职业礼仪、沟通协作及问题解决能力,使其同步提升英语应用水平、专业知识与职业素质。通过模拟职场、案例分析与角色扮演等教学活动,课程创设真实语境强化语言实践,并将思政元素与职业价值观有机融入教学,切实培养学生的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感。

2.2 “新课标”核心素养的必然要求

“新课标”明确提出了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四个方面:职场涉外沟通、多元文化交流、语言思维提升和自主学习完善。^[8]这四大核心素养为高职英语“金课”建设指明了方向和要求。

“金课”建设通过模拟真实职场情境、设计实践案例导入、引入任务型教学活动等方式,使学生能够在专业相关的语境中学习和运用英语。例如,在英语课程中,学生通过英文对话、撰写英文邮件等任务,提升涉外商务沟通能力。这种改变解决了传统教学中重语言知识、轻应用能力的问题,使学生能够真正学以致用。

“金课”注重融入文化内容,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语言教学。通过“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用英语推广中国产品”等活动,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感,使其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技术的传播者。

“金课”建设强调通过问题探究、案例分析等教学方法,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思维。

“金课”建设通过在线教学平台实现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水平和需求选择学习内容、控制学习进度,平台提供的即时反馈和个性化推荐进一步促进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培养。这种模式特别适合高职学生基础参差不齐的现状,有助于实现个性化教学。

2.3 产教融合的必然要求

“金课”建设是高职英语教学对接产业需求、服务区域经济的重要途径。它打破了传统教学的单一性,有效衔接了学校教育与实践。高等职业教育是以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为人才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教育专科英语课程首先应充分体现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9]。只有通过产教融合的高职英语“金课”。才能紧密对接产业发展趋势与行业技术前沿,确保教学内容与时俱进。

3 数智时代,高职英语“金课”建设的策略

遵循OBE教学理念“以终为始”的原则,高职英语“金课”建设依据岗位特点明确学习成果,使课程设计切实服务行业需求。以学生的职业发展为根本出发点,以真实职场工作情境和企业生产流程为导向,推动英语教学实现从“知识导向”到“工作导向”的重要转变。

3.1 “三链”驱动重构课程目标

“金课”融合“三链”驱动、螺旋递进的核心素养设计原则,具体包括:“情境任务链”一以真实工作场景为依

托设计教学活动；“职业英语技能链”一以多模态语篇类型为载体，全面提升学生的理解技能、表达技能和互动技能；“课程思政链”一将思政内容有机融入课程，形成育人链条。课程目标具体设置为素质目标、知识目标与能力目标。其中，素质目标对应“课程思政链”，通过有机融入思政内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知识与能力目标则对接“新课标”要求，围绕理解、表达和互动三大技能，按项目划分为听说、阅读、写作与翻译四大模块，实现“职业英语技能链”的系统构建与有效达成。

3.2 岗课赛证融通优化教学内容

高职英语教学应遵循语言教学规律，积极探索公共英语教学与专业实践相融合的教学模式，凸显“岗位任务”^[10]。高职英语“金课”建设积极探索岗课赛证融通模式，坚持以岗定课，通过创设真实工作情境，以模块化、项目化的形式组织开展课堂教学活动。在此基础上，课程应有机融入英语写作、口语、词汇等大赛内容，同时对接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对各项英语技能的要求，实现以赛促学、以证促教。

3.3 “PLEASURE”（乐学）创新教学模式

独创“职场体验代入感”+“技能提升获得感”+“中国创造自豪感”的“PLEASURE”（乐学）教学模式，创设“双师型”教师+企业导师“三师”课堂。“Pleasure”（乐学）教学模式包含六环节：1. Preview（初探）：课前发布学习材料与自测任务，结合专业特点设计讨论活动，精准定位疑难；2. Lead-in（导入）：情境导入新知，明确学习目标；3. Explanation（案例）：遵循认知规律渐进引入案例，突破重难点；4. Assignment & Evaluation（练评）：智慧平台分组合作完成任务，随机分配组长锻炼领导力；5. Summary（总结）：课堂总结内容与表现，积分反馈巩固新知；6. Review & Extension（复习拓展）：基于学情对标目标，设计分层复习任务，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发布基础与高阶拓展任务，实现“夯实基础+技能提升”“直通大赛”双维度发展，助力个性化职场衔接。

3.4 四维革新构建教学评价体系

课程考核对标人才培养方案与“新课标”，突破传统语言知识评价，聚焦“工作导向”的职业英语技能应用，并探索多元评价主体。引入企业导师线上参与课后小组评价，完善“三师课堂”环节，关注个性化成长与增值评价。以数字技术赋能教学，利用AI批改解决个性化学习难题，实现课堂“一对一”指导。依托AI采集学习行为数据，构建形成性评价数据库，为学情分析与教学优化提供支撑。评价体系实现四维革新：评价主体多元化：从教师单一评价转向“教师-学生-AI”三元协同；评价内容职业化：从词汇语法考核转向职业英语应用能力评估；评价方式融合化：终结性评

价升级为“形成性+终结性”、“线上+线下”多维评价；评价工具智能化：线下记录升级为线上平台集成数据，结合互评与自评证据链，实现学习诊断与反思闭环。

4 结语

高职英语“金课”建设是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从四大核心素养视角看，“金课”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学生综合语言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的必然要求；从职业属性视角看，“金课”建设是确保英语教学贴合职场需求、服务学生职业发展的关键路径；从产教融合视角看，金课建设是实现英语教学与产业需求对接、多元协同育人的有效模式。通过“金课”建设，高职英语教学将更好地实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为学生未来职场发展和终身学习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 [1] 刘黛琳, 杨文明, 徐小贞, 丁国声, 郑仰成, 牛健. 高职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路向: 从依附到屹立[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5, (14): 18-22.
- [2] 胡林逸. 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高职英语课程改革——以云南水利水电职业学院为例[J]. 现代职业教育, 2020, (41): 68-69.
- [3] 文秋芳, 张虹. 《高等职业教育专科英语课程标准(2021年版)》阐释——研制背景、过程与特色[J]. 中国外语, 2021, 18 (05): 4-11.
- [4]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EB/OL]. [2025-08-09]. (2022-12-21).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3/content_5736711.htm.
- [5] 陈映丹, 张夷弛. 思政育人背景下的高职实用英语课程“三位一体”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以重庆工商职业学院为例[J]. 校园英语, 2023, (05): 24-26.
- [6] 庄新月. 新课标背景下“一核四维”英语课程改革与建设研究——以高职公共英语课程为例[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5, (02): 121-124.
- [7] 文秋芳, 张虹. 《高等职业教育专科英语课程标准(2021年版)》核心素养的确立依据及其内涵解读[J]. 外语界, 2021, (05): 2-9.
- [8]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高等职业教育专科英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2021年版)的通知[EB/OL]. (2021-03-23). [2025-08-09].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7/moe_737/s3876_qt/202104/t20210409_525482.html.
- [9] 常红梅. 高等职业教育专科英语课程标准(2021年版)》课程实施部分解读[J]. 中国外语, 2021, 18(05): 16-20.
- [10] 常红梅, 刘黛琳. 高等职业教育专科英语课程标准的历史沿革与新版课程标准的实施建议[J]. 外语界, 2022, (05): 29-33.

Discus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otalitarianism in Orwell's works—take 1984 and Animal Farm as examples

Minxian Liu Lili Wang Ting Deng

Xi'a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Shaanxi, 710071, China

Abstract

As a leading figure in 20th-century dystopian literature, George Orwell's two masterpieces, *1984* and *Animal Farm*, reveal the essence of totalitarianism through sharp critical perspectiv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otalitarianism between these works from four dimensions: the foundational structure of totalitarianism, methods of governance, nature of power, and narrative expression. It exposes Orwell's profound warnings about totalitarianism's dangers while highlighting his unwavering commitment to human freedom and social justice. The study finds that both works focus on totalitarianism's devastation of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yet differ significantly in narrative approaches, forms of power representation, and critical emphases. Together, these elements form Orwell's complete critical framework against totalitarianism.

Keywords

George Orwell; 1984; Animal Farm; totalitarianism; dystopia

论奥威尔作品中极权主义的异同——以《1984》与《动物农场》为例

刘敏贤 王丽莉 邓婷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中国·陕西 西安 710071

摘要

乔治·奥威尔作为20世纪反乌托邦文学的代表作家,其《1984》与《动物农场》两部作品以尖锐的批判视角揭露了极权主义的本质。本文通过文本分析,从极权主义的构建基础、统治手段、权力本质及叙事表达四个维度,剖析两部作品中极权主义的共性与差异,揭示奥威尔对极权主义危害的深刻警示,以及其背后对人性自由与社会正义的坚守。本文发现,两部作品均聚焦极权主义对个体与社会的摧残,但在叙事载体、权力呈现形式与批判侧重点上存在显著区别,共同构成奥威尔对极权主义完整的批判体系。

关键词

乔治·奥威尔;《1984》;《动物农场》;极权主义;反乌托邦

1 引言

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极权政体的兴起,使人类社会陷入对权力异化与人性扭曲的深刻反思。乔治·奥威尔亲身经历了西班牙内战中极权势力的暴行,其创作始终围绕“反对极权主义”这一核心主题展开。《动物农场》以寓言形式讲述动物推翻人类统治后,猪群逐渐复刻极权统治的故事;《1984》则构建了一个科技高度发达、思想绝对控制的未来极权社会“大洋国”。两部作品虽创作背景与叙事风格不同,却共同指向极权主义对人类文明的侵蚀。梳理两部作品中极权主义的异同,不仅能深化对奥威尔文学思想的理解,更能为当代社会警惕权力滥用提供重要启示。

【作者简介】刘敏贤(1977-),女,陕西蒲城人,硕士,副教授,从事外国语言学和大学英语教学研究。

2 《1984》与《动物农场》中极权主义的共性

2.1 构建虚假意识形态,扭曲认知体系

极权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是通过构建虚假意识形态,将权力意志转化为“集体真理”,从而实现民众认知的控制。在两部作品中,极权统治者均以“崇高目标”为幌子,掩盖其权力掠夺的本质。^[1]

《动物农场》中,猪群以“动物主义”为意识形态基础,提出“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的口号,激发动物对人类压迫的反抗意识。然而,随着权力集中,“动物主义”逐渐被篡改:“七诫”中的“不许动物饮酒”“不许动物穿衣服”被逐一打破,最终简化为“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彻底暴露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这种篡改并非粗暴否定,而是通过渐进式调整,让动物在麻木中接受认知扭曲——当猪群开始与人类饮酒谈判时,其他动物虽感到困

惑，却因长期被灌输“猪是智慧的领导者”而放弃质疑。

《1984》中的“英社”则将意识形态发展为系统化的“双重思想”。“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的口号，通过真理部的宣传机器反复灌输，彻底颠覆人类对基本概念的认知。统治者不仅篡改历史——“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更通过“新语”压缩语言的表达空间，消除“反抗”“自由”等概念的存在基础。主人公温斯顿试图通过记录真实历史反抗，却最终在“思想改造”中承认“2+2=5”，标志着虚假意识形态对个体认知的彻底征服。

两部作品中的意识形态均具有“工具性”特征：统治者并非坚信其宣扬的理念，而是将其作为控制民众的手段。无论是猪群对“动物主义”的篡改，还是英社对“双重思想”的推行，本质都是通过扭曲认知，让民众丧失独立判断能力，沦为权力的附庸。^[2]

2.2 实施暴力垄断，压制反抗力量

暴力是极权主义维护统治的重要支柱，两部作品中，极权统治者均通过建立专属暴力机构，实现对反抗力量的绝对压制，制造社会恐惧。

《动物农场》中，拿破仑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培养了“九条凶猛的狗”作为暴力工具。在“清洗”运动中，狗群咬死了“坦白”与斯诺鲍勾结的动物，“鲜血从它们的嘴角滴到地上”，这场暴力镇压彻底摧毁了动物的反抗意识。此后，狗群成为拿破仑的“私人军队”，监视动物的一举一动，任何对猪群统治的质疑，都会被视为“反革命行为”，面临暴力惩罚。这种暴力并非偶发，而是逐渐制度化——当拳击手因受伤无法劳动时，拿破仑并未兑现“养老承诺”，而是将其卖给屠宰场，用暴力消除“无用”的个体，同时掩盖统治的残酷性。

《1984》中的暴力机制更为系统化，思想警察作为专门的暴力机构，通过电子屏幕、窃听器等手段，实现对个体的全方位监控。温斯顿与茉莉亚的秘密恋爱，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下无所遁形，最终两人被逮捕并送入“友爱部”。友爱部的暴力并非简单的肉体折磨，而是通过“分级惩罚”摧毁个体的意志：从最初的殴打，到利用个体恐惧（如温斯顿对老鼠的恐惧）进行心理摧残，最终让个体主动放弃反抗，甚至背叛所爱之人。奥威尔通过描写温斯顿在“101房间”的崩溃，揭示极权暴力的终极目的——不仅要征服肉体，更要征服灵魂。

两部作品中的暴力均具有“合法性”伪装：《动物农场》中，拿破仑将清洗运动称为“清除斯诺鲍的叛徒”，将暴力包装为“维护动物农场的安全”；《1984》中，思想警察的逮捕被定义为“拯救思想罪犯”，暴力成为“纠正错误思想”的手段。这种伪装让暴力统治更具迷惑性，也让民众在恐惧中逐渐接受暴力的“合理性”。^[3]

2.3 操控信息传播，制造集体无意识

极权主义的稳定依赖于对信息的绝对控制，通过垄断

信息传播渠道，过滤真实信息，灌输虚假内容，最终制造“集体无意识”，让民众在信息茧房中丧失独立思考能力。

《动物农场》中，猪群通过控制“信息解释权”实现信息操控。斯奎拉作为“宣传部长”，擅长用谎言掩盖真相：当猪群私藏牛奶与苹果时，斯奎拉宣称“猪需要这些营养来思考，否则人类会卷土重来”，让动物相信猪的特权是“为了集体利益”；当风车多次倒塌时，斯奎拉将责任归咎于斯诺鲍的破坏，同时夸大猪群的“修复功绩”，让动物始终处于“被拯救”的认知中。此外，猪群还通过简化信息（如将“七诫”改编为歌曲）、重复宣传（每天宣读“动物主义”口号），让虚假信息内化为动物的“本能认知”，最终形成“猪说的都是对的”的集体无意识。

《1984》中的信息操控更为彻底，英社通过真理部全面掌控信息生产与传播：历史被不断改写，“昨天的敌人今天可能成为朋友”，而民众对此毫无记忆；新闻报道完全服务于政治需求，“大洋国”与“欧亚国”“东亚国”的战争状态，根据统治需要随时调整，而民众只会接受“当前的战争状态是永恒的”这一设定。更为恐怖的是，英社通过“双重思想”让民众主动参与信息造假——真理部的工作人员既要篡改历史，又要忘记自己篡改过历史，在自我欺骗中维持信息的“一致性”。这种信息操控最终导致“集体失忆”，民众无法通过历史对比发现统治的谎言，只能被动接受当前的“现实”。

无论是《动物农场》中对信息的“简化与歪曲”，还是《1984》中对信息的“全面改写与失忆诱导”，本质都是通过切断民众与真实世界的联系，让其成为极权统治的“信息傀儡”。^[4]

3 《1984》与《动物农场》中极权主义的差异

3.1 叙事载体：寓言与写实的分野

两部作品最显著的差异在于叙事载体的选择，《动物农场》采用寓言形式，以动物世界映射人类社会；《1984》则以写实手法，构建未来极权社会，不同的载体导致极权主义呈现方式的不同。

《动物农场》的寓言性体现在“角色符号化”与“情节隐喻性”上。猪群代表极权统治者，其中拿破仑对应斯大林，斯诺鲍对应托洛茨基，人类农场主琼斯对应沙皇；动物的反抗与内斗，隐喻俄国革命后极权政体的建立过程。这种寓言形式让极权主义的演变过程更具直观性——动物从“反抗压迫”到“接受新压迫”的转变，清晰展现了极权主义“以革命之名行专制之实”的本质。同时，寓言的“低门槛”特征，让普通读者能快速理解作品的批判意图，如“猪穿人类衣服”“与人类合作”等情节，无需复杂解读即可感知极权主义对革命理想的背叛。

《1984》则采用写实主义手法，对极权社会的细节进行精准刻画：从“真理部”“友爱部”的机构设置，到“电子屏幕”“新语词典”的技术细节，再到温斯顿的日常生活

(定量供应的杜松子酒、寡淡的胜利牌香烟),均营造出强烈的“真实感”。这种写实性让极权主义更具“威胁性”——奥威尔并非描绘一个遥远的动物世界,而是构建一个可能在未来出现的人类社会。作品中“思想警察监控”“历史篡改”等情节,在当代社会仍能引发共鸣,如对“大数据监控”“信息茧房”的警示,让作品具有超越时代的现实意义。

寓言与写实的差异,也导致两部作品的批判力度不同:《动物农场》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揭露极权主义的“虚伪性”,批判较为直接;《1984》则通过“细节堆砌”,展现极权主义的“渗透性”,批判更为深刻,让读者在感受个体的无力感中,反思极权主义对人性的摧残。

3.2 权力来源:革命异化与历史延续的区别

极权主义的权力来源,是两部作品的另一重要差异。《动物农场》中的极权权力源于“革命异化”,即革命领导者在掌握权力后,逐渐背离革命理想,沦为新的压迫者;《1984》中的极权权力则源于“历史延续”,即极权政体通过长期的统治,已形成稳定的权力结构,个体无法感知权力的起源,只能接受其“天然合理性”。

《动物农场》的故事始于动物对人类压迫的反抗,拿破仑与斯诺鲍最初都是革命的领导者,共同推动“动物主义”的传播。然而,权力的诱惑让拿破仑逐渐走向独裁:他利用狗群驱逐斯诺鲍,垄断决策权力,篡改“七诫”,最终成为与人类无异的压迫者。这种“革命异化”的过程具有“渐进性”——从最初“公平分配劳动成果”,到“猪群享有特权”,再到“与人类勾结”,每一步都伴随着对革命理想的微小背叛,最终导致革命的彻底失败。奥威尔通过这一过程,揭示极权主义的一个重要起源:当革命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时,革命领导者可能成为新的极权者。^[5]

《1984》中的“英社”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极权政体,温斯顿作为普通民众,无法知晓英社的起源,只能通过零星的历史碎片(如父亲的记忆、旧报纸的残片),隐约感知到“过去曾有过自由的时代”。英社的权力结构已高度稳定:核心党、外围党、无产者构成金字塔式的社会阶层,每个阶

层都有明确的职责与权利,且通过“双重思想”“信息操控”等手段,实现阶层间的相互监视与牵制。这种“历史延续性”让极权权力更具“合法性”——民众从出生起就生活在极权社会中,无法想象其他社会形态,只能将极权统治视为“自然规律”。作品中温斯顿的反抗,本质上是对“历史真相”的追寻,他试图通过恢复历史,打破极权权力的“天然合理性”,但最终失败,凸显了“历史延续型”极权主义的顽固性。

4 结论

乔治·奥威尔在《1984》与《动物农场》中,以不同的叙事方式构建了极权主义的图景。两部作品中的极权主义,在构建虚假意识形态、实施暴力垄断、操控信息传播等方面具有共性,均揭示了极权主义对个体与社会的严重危害;同时,在叙事载体、权力来源与批判侧重点上存在差异,《动物农场》以寓言形式展现革命异化导致的极权,侧重制度批判;《1984》以写实手法构建历史延续的极权,侧重人性批判。

奥威尔的创作并非单纯的“反极权”,而是通过对极权主义的剖析,表达对人性的自由与社会正义的坚守。在当代社会,科技的发展为权力监控提供了新的手段,信息传播的便捷性也让虚假信息更容易扩散,奥威尔作品中的警示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警惕极权主义的萌芽,不仅需要完善的制度制约,更需要个体对独立思考与人性尊严的坚守——这正是奥威尔留给后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 [1] 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场[M].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 [2] 乔治·奥威尔.1984[M].董乐山,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 [3] 欧文·豪.政治与小说[M].王亦兵,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 [4] 戴维·戴切斯.奥威尔传[M].刘春芳,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 [5] 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M].陆衡,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